

海西教育传承

研究丛书

H XJJCCYJCS

许明 黄仁贤●主编

河北教育史探论

涂怀京◆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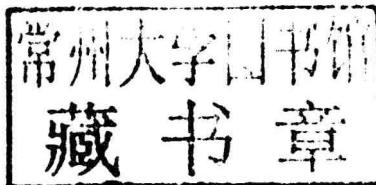
吉林人民出版社

海西教育传承研究丛书（许明 黄仁贤 主编）

福建省重点课题“海西教育传承与两岸教育交流”研究成果之一

闽北教育史探论

涂怀京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闽北教育史探论 / 涂怀京, 许明, 黄仁贤主编. —
长春 :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2.12
(海西教育传承研究丛书)

ISBN 978-7-206-09398-2

I . ①闽… II . ①涂… ②许… ③黄… III . ①教育史
-研究-福建省 IV . ①G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6126 号

闽北教育史探论

主 编:涂怀京 许 明 黄仁贤

责任编辑:关 静 封面设计:美印图文 责任校对:丁志辉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电 话:0431-85378028

印 刷:长春市显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3.25 字数:35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9398-2

版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 000 册 定 价: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目 录

绪论 (1)

上篇 通史

第一章 隋朝前闽北古代教育的发轫 (前 3000 – 618 年)

(7)

第一节 西汉闽越国之前闽北古代教育的破土 (8)

第二节 魏吴晋南隋朝闽北学校教育的萌芽 (14)

第二章 唐五代闽北教育的演进 (618 – 960 年) (20)

第一节 学校教育初兴 (21)

第二节 从“未知学”到“号文儒之乡” (26)

第三章 宋元闽北教育的辉煌 (960 – 1368 年) (30)

第一节 官学遍设 (31)

第二节 书院繁盛 (41)

第三节 私学发达 (52)

第四节 选才与育才 (58)

第五节 朱熹与南宋闽北书院 (70)

第四章 明清闽北教育的转型 (1368 – 1911 年)	(101)
第一节 官学逐步衰落	(102)
第二节 书院起伏嬗变	(111)
第三节 私学的承继	(121)
第四节 科举的兴废	(125)
第五节 闽北教育近代化的启动	(131)
第五章 民国时期闽北教育的变迁 (1912 – 1949 年) ...	(139)
第一节 动荡时局下的教育变迁	(139)
第二节 小学教育	(143)
第三节 中等教育	(158)
第四节 社会教育	(163)
第六章 新中国前十七年闽北教育的发展 (1949 – 1966 年)	(168)
第一节 对新中国文教政策的贯彻	(168)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教育革新	(172)
第三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教育创获	(180)
第七章 “文革”时期闽北教育的失序 (1966 – 1976 年)	(189)
第一节 教育事业的混乱失序	(189)
第二节 学校教育的负重困行	(194)
第八章 拨乱反正时期闽北教育的复苏 (1976 – 1985 年)	(199)
第一节 教育界的拨乱反正	(200)
第二节 教育事业的调整复苏	(206)

目 录

第九章 教育体制改革时期闽北教育的兴盛	
(1985 - 1993 年)	(223)
第一节 体制改革背景下教育的发展兴盛	(224)
第二节 义务教育的推进	(233)
第三节 教育质量的提升	(241)

第十章 素质教育推展时期闽北教育的跨越	
(1993 - 2000 年)	(249)
第一节 “素质”语境中的教育推展态势	(250)
第二节 顺潮而进的教育法制建设	(261)
第三节 学校教育的发展与跨越	(266)
第四节 “两基”目标的顺利实现	(275)

下篇 专题研究

专题一 闽北与闽学发展	(283)
专题二 李侗教育思想述论	(295)
专题三 南宋闽北进士研究	(310)
专题四 考亭书院	(358)
专题五 建阳刻书业	(364)
专题六 熊禾的教育思想	(374)
专题七 湛卢书院考略	(378)
专题八 建瓯博士府	(389)
专题九 抗战时期的闽北高等教育	(395)
专题十 闽北行知实验小学师陶剪影	(409)
主要参考书目	(416)
后 记	(418)

绪 论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奇山丽水，人杰地灵。远古时期，就有原始人群在这块土地上劳作生活，创造了闽地最初形态的文化教育。南平市地处福建北部、闽江源头，与浙江、江西交界，是福建的北大门，俗称“闽北”。闽北历史悠久，是福建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福建经济文化的摇篮。早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古闽人就在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创造文明。东汉时期，南平、浦城、建瓯、建阳就已建县，距今达一千八百年。邵武、武夷山等闽北属地也有千年的历史。隋唐、五代以降，闽北多次成为福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尤其是宋代，闽北的经济、文化、教育发展一度居于全省、甚至全国的领先位置。光阴荏苒，岁月如河，历史的车轮仿佛在一夜之间就碾进了当代的疆域。1949年5月至1950年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南平各县相继解放。1950年3月，福建省第一专区为建瓯专区（9月改建阳专区），第二专区为南平专区。1956年建阳专区并入南平专区。1970年南平专区迁驻建阳，改为南平地区，1988年迁驻南平。1994年撤销南平地区，设省辖地级南平市，原南平市改为延平区。南平市现行行政区划，辖邵武、武夷山、建瓯、建阳四市，顺昌、浦城、光泽、松溪、政和五县及延平区，区域面积2.63万平方公里，占全省1/5强，总人口超过300万人。

闽北教育发展的历史和其破蒙、开发、建设的历史一样久长，历代弦歌不辍，名人辈出。本书取名《闽北教育史探论》，分“通史”与“专题研究”两部分。拟对闽北整个教育的发轫、演进、

辉煌、转型、变迁、发展、失序、复苏、兴盛、跨越的历史及其重要的教育人物、思想、事件、实践进行梳理，探叙、析论，呈现闽北教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典型截面，以为今天闽北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历史的镜鉴。

为了切实推进这个研究任务，我们间取“能位（为爱）教育”的角度进行言说。借鉴“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的经典界定，我们所提“能位教育”的涵义是：“能位教育，是能力决定位置，能力升降位置，能力和诚爱增益并作为于良性有序的位置移易的教育。”^① “能位教育”包含并凸显“能”、“位”、“为”、“爱”这四个要素，其内在逻辑和运行原则是：以“能”定“位”，以“位”促“为”，以“为”播“爱”，以“爱”培“能”。不论是对一个人、一所学校的受教办学，还是对一个地区乃至一个民族国家的教育经略，大凡都可以藉“能”、“位”、“为”、“爱”这四维来加以蠡测、衡量和评判。

闽北教育的发展史、奋进史和革新史，就以自身的跨时越空，演绎了这样的四维特质：

1. “兴教立学”之能

不论处在什么样的境地，闽北人民始终十分重视教育，总是尽心尽力地兴教立学，使闽北地区的优良文化和习俗代代相传，使家家户户的后代子孙知书达理，携奔前程。不惟如此，闽北雄岸的大地上，还有以朱熹为核心的理学家们，集大成地正式立下了辩证精密的闽学，为福建和中国哲学、文化、教育的向前发展，注入了强大且强的动能。

2. “道南理窟”之位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蔡

^① 涂怀京著：《新中国中小学教师法规研究（1949—2000）——兼“能位教育”引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6页。

尚思的这个题记，简洁精辟，令人信服。闽北的“延平四贤”、“浦城八宰相”、“李氏七贤”、“琴书五十载”、“日在云谷，夜落西山”、“令我州郡泰”、“书籍高丽日本通”等等掌故、盛举，无不诉说着、印证着闽北“闽邦邹鲁，道南理窟”的特殊甚或神秘之地位。

3. “继往开来”之为

从远古到闽越国，从唐宋到明清，从民国到新中国，从新中国到新世纪，闽北士子始终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己任，不畏险阻，筚路褴缕，披荆斩棘，其行也坚忍不拔，其为也勇力开拓，为世人树立了一股高雅、清议、逆水击舟、继往开来的良好风尚。

4. “安贫乐道”之爱

有人半肯定半同情地说，闽北人“安贫乐道”。岂不知，正是这种“贫安道乐”的胸襟和情怀，才鲜明生动地体现出了闽北土地上充盈、激荡着的人性淳朴之美和追求真理之爱。《孟子·离娄上》曰：“恭者不侮人，简者不夺人。”而倨傲、奢靡者对温恭、简朴者或明或暗的侮与夺，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①。谁能说，闽北人的这种“大勇若怯”、“大音希声”的品行和作风，不是挚爱、兼爱、大爱的最好诠释？！

闽北的教育发展波澜壮阔，闽北的教育特质使人遐恋。在这波动人的壮阔和遐恋中，隐藏、蕴含、生发着许许多多的回忆、追念、触动和冀望，为着并通过这些，我们即此开始本书的探寻、撰述之旅。

① 《论语·八佾》

上篇
通史

第一章 隋朝前闽北古代教育的 发轫（前 3000 – 618 年）

闽北自古就以是福建与中原文化的交通走廊而著称。距今五千多年以前的洪荒时代，勤劳勇敢的先民就在这里拓土开疆。夏商时代，这里是江南印纹陶文化和土墩墓的起源地。西周以后，受中原与吴越文化的影响，闽北的部落方国逐渐强盛。秦汉时代，闽北崛起了闽越国，经历了秦皇汉武统一战争洗礼的漫长岁月，南迁徙居的中原汉族百姓，移民闽北，并通过闽北分散到八闽各地^①。

至西汉，闽越国中心地区闽北已有比较发达的生产技术，并已使用文字，其经济与文化显然已脱离原始状态，此时的教育内容多以宗教教育和军事教育为主。汉元封年间（公元前 110 年至前 105 年），汉武帝平定闽越国后，“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致使闽北教育几乎真空。东吴后在闽北进行了开发，但真正开始闽北古代学校教育却仍然要等到中原文化的濡染和中原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和实施下产生，史书记载的古代学校教育始于晋。^② 但有学者认为在公元前 202 至前 110 年，即西汉初年的闽越国时期，那时铁器与文字已普遍使用，国家已建立，社会发展已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具备产生古代学校教育的条件。^③ 并认为到西晋时期学校教育又重新萌芽。但不管怎样，南北朝以前的闽北古代教育与中

① 林忠干：《闽北五千年》，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 页。

② 林忠干：《闽北五千年》，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 页。

③ 王豫生：《福建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 页。

原相比还是很稚嫩的。

第一节 西汉闽越国之前闽北古代教育的破土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闽北乃至福建最早的古人类起源地，是在闽江上游沙溪支系渔塘溪盆地中的一座被称为万寿岩的山峰^①。闽北在原始社会时期有前后两个考古阶段^②，一是新石器时代的牛鼻山文化（公元前约3000至前2000年）。牛鼻山文化，因首先发现于蒲城县管厝乡党溪村牛鼻山而得名。牛鼻山文化的社会经济形态是采集、渔猎和农耕生产。牛鼻山文化已产生原始纺织业。制陶手工业的发展也是牛鼻山文化的一大成就。牛鼻山文化的所处阶段和形式，决定了闽北古闽先民的教育内容。另一是印纹陶文化青铜器时代的马岭与白主段类型（公元前约2000—1000年）。可以归纳为前后的两种类型：一是马岭类型，距今4000—3500年，相当于夏代及商代早期。二是白主段类型^③，距今约3500—3000年，相当于商代中晚期。因首先发现于光泽县崇仁乡白主段墓葬而得名。马岭与白主段类型所处的阶段和形式，也决定了其时闽北的教育形式和内容。

一、闽北古闽土著原始社会教育

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么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④对闽

① 林忠干：《闽北五千年》，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② 林忠干：《闽北五千年》，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24页。

③ 林忠干：《闽北五千年》，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8页。

④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4页。

北先民的社会形态的了解，有助于认识不同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手工业的发展，尤其的制陶手工业的显著进步，构成了闽北社会经济与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在闽北先民的原始教育中都会表现出来。因此，闽北古闽土著原始社会教育可以分成生存教育、生产教育和生活教育三种类型：

1. 生存教育。生存教育主要包括渔猎、植物采集和加工技术及个人防卫内容。闽北原始先民主要在沿江的丘陵、盆地、平原聚集生活，社会经济以渔猎、采集为主，辅之以农业与畜牧业。虽然生活资料较易于获得，但捕鱼的技术与方法，猎取海生动物、攫取贝类动物的技术与方法、植物果实的采集与加工都需要由长辈以言传身教的方式传授给年轻一代，以维持部落的生存和繁衍。这些生存的技能，都有赖于教育来继承。

2. 生产教育。生产教育主要是让受教育者学会劳动生产工具的制作和使用。从牛鼻山文化中出土的石器来看，石器的加工技术已发展到磨制，加工出的石器不仅做工精细实用，而且品种繁多。除此之外，从各遗址还发现大量日益改进的各种陶纺轮和不同数量的骨针以及武夷山船棺出土的各类纺织品残片，充分反映闽北先民棉、麻纺织技术的领先水平。竹木手工制作技术也颇高，这与闽北盛产竹、木有关。这一切不仅使我们了解了先民们在石器、陶器、棉麻织造的发展水平，还了解了生产工具、生活器具的制作和使用技术乃是其教育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的主要生产工具是石器，从打制发展到磨制，从粗磨到精磨，从石料的选择与采集，形制的设计，打击点与方向的选择，力度的把握，磨制的技术等，都需要一定的经验与知识，遵循一定的工序与方法……这些技术都是要通过总结、提炼、传授与训练才能获得和应用，某种程度可以说生产教育已经有了较完整的体系。

3. 生活教育。生活教育主要从居住环境、原始祭祀、葬制性别差异、男女分工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来。闽北原始先民的住宅均为干栏式房屋建筑，其居住面是架空的，可防潮、防

兽、通风，这些先民的住宅建造活动需要教育；他们日常协调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需要进行道德教育与传统教育；他们关于记事方法和音乐、舞蹈、绘画艺术等的传授与交流，需要教育；他们作为维系氏族团结的纽带与精神支柱的对自然、图腾、鬼神、祖先等的崇拜与祭祀活动也需要教育。又如在光泽等地的印纹硬陶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一百多个刻画符号，分别刻画在口沿、底座、肩部或耳上，大致有记数、记名、文字三类，文字的传承更需要教育。

总体上看，这段原始社会初期和中期的教育，其特征是充满了社会性却无阶级性，^① 社会成员平等、自觉、自然地进行和接受教育，只有因为年龄、性别与社会分工不同所形成的在教育内容上的差别。一切教育内容都直接服务生存、生产、生活，紧密结合生产与生活的实践进行。就教育者而言，主要由富有经验的长者教育后生。教育手段主要是口耳传授与示范、模仿，以及相互交流与实践体察，逐步掌握。但到原始社会后期，更多的是关于宗教祭祀和军事的教育，反映阶级社会来临的特征。

二、“七闽”时代闽北教育

“七闽”是南方的七个部落，其分布地域甚广，包括今天的全部福建^②。《舆地广记》卷三十五《广南东路》云：潮州，春秋七闽地，战国为越人所居。梅州（今梅县一带），春秋为七闽所居，战国时属越。七闽还包括浙江旧温、台、处三府属。当时七闽的西南有百越，西北有干越，北有春秋时代的越国^③。闽北在七闽时代的地质考古遗址是管九土墩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不久秦朝发动了对百越的战争，“七闽”被统一设为闽中郡，这个时期，“七闽”时代约从公元前16世纪到前221年之间，此后历史

① 王豫生：《福建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② 黄仲昭：《八闽通志》卷8《山川》。

③ 朱维幹：《福建史稿》（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转而跳入了闽越国时代。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中原奴隶制度高度发展的商周王朝，国家的大事情是祭祀和军事。祭祀是对祖先和神灵的崇拜和寄予希望；而军事则是扩张疆土获得战俘奴隶的基本手段。这个时期的“七闽”方国亦重视祭祀和军事，教育主要表现祭祀的宗教教育和军事教育两个方面。

1. 宗教教育。进入西周时期以后，作为“七闽”的部族方国，也比较重视祭祀与军事。以居住建筑为中心的聚落，除了传统的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以外，此时考古发现中增添了专门的宗教祭祀遗迹。比如，武夷山市兴田镇葫芦山山丘顶部发现一处西周时期建筑台基遗迹，其平面布局符合古代部族祭祀场所“天圆地方”的基本特点。这个遗址与江苏铜山遗址发现的商末方国大彭杀人社祀遗址较为类似，其建筑及其布局已反映出古闽越方国宗教信仰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征象。

祭祀中所用礼器，用于各种礼仪场合，主要在祭祀、宴会中使用。“礼非乐不履”，与礼器相配合使用的是乐器，合称“礼乐之器”。中原奴隶王朝的青铜礼乐之器，品类丰富，雄浑厚重，纹饰威严，反映等级森严的典章制度。古闽越方国青铜礼乐之器远不如中原诸国，但也出现一些重器。1978 年在建瓯小桥乡黄窠山发现的一口西周时期的青铜乳钉纹铙，通高 76.8 厘米，重 100.35 公斤，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的同类器物较大且重的一件。古闽越方国青铜礼乐之器不如中原，从而也可以窥视宗教教育不如中原系统、厚重、严整。目前尚未发现中原及吴越等地所见的鼎彝类大器，这只能证明闽越方国的礼治社会文化水平不甚发达，自然宗教教育也不甚发达。

2. 军事教育。闽北发现的青铜兵器，剑、矛是比较流行的组合品种，应是古闽越方国中军事武官阶层以上的人物所使用，其军事组织有可能效仿吴越体制。邵武出土的两件石钺，均是一种砍砸的兵器，也是目前附近考古发现中尚属罕见的特殊兵器。斧钺除了